

梧桐， 梧桐

张
欣



张 欣 ● 梧桐，梧桐



花城出版社

梧桐，梧桐

张欣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25印张 1插页 240,000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528册

ISBN 7—5360—0723—X/I·658

平装定价：4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张欣是我省文坛知名青年女作家，近年来她的作品在省内外多次获奖。本集子收入她的七部中篇小说，这是她创作上的最新成果。

既有妻子又有情人的罗建心被诊断患了麻风病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使他尝尽人世甘苦，最终才发现他的“病”与多年前的一件冤案有关……

《回环之梦》通过两个时代两个悲剧的描写，在读者面前拉开了纵宽的思考面；《梧桐，梧桐》交错展现了三个人之间生生死死的情感纠葛，别出心裁地引出一个超越爱情的爱情故事；《格格不入》则围绕主人公为孩子入托八面受困的艰难境况，揭示了在世俗力量压迫下，自我逐渐丧失的痛苦过程。这些作品是作者人生经验的释放和聚合，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。

本集作品具有鲜明的文体个性：简洁、形象、隽秀。作者还善于制造悬念，渲染气氛，采用多向性结构增强作品的内在张力，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像空间。

目 录

遗落在总谱之外的乐章	1
梧桐，梧桐	48
格格不入	113
不闪光的也是金子	167
回环之梦	218
此剧哪有尾声	289
马齿苋·马蹄莲	344

遗落在总谱之外的乐章

一 序曲：招标

窗外还没亮起来，阮利蓓就被一阵小提琴声吵醒了。四流的乐手！她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声娘，什么勤奋出天才，屁话。楼下这把小提琴没日没夜地响，可回回长音5都拉成升5。就这音准素质！苏半半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这样练提琴，还会有一个人跑调，那就是——这位。

阮利蓓看了看表，提琴声早响了半拉钟头。没错儿，准是为了今天的业务汇报，可自己也是为了今天的“背水一战”才必须多睡会儿。嗓子娇，一缺觉就发挥不出自己的绝对优势。没办法，全被腻腻歪歪的升5给搅和了。

她坐起来，把头伸到蚊帐外，发现对面床的俞晓早已溜之大吉。被子也没叠，像块大抹布扔在床上，准是跑到练声房霸钢琴去了。斜角的苏半半呢，正聚精会神地往脸上抹鸡蛋清。为了把她那张饼铛一样的圆脸保养得细嫩光鲜并兼顾着“节约闹革命”，一个鸡蛋抹三天。宿舍里的空气总是从腥到臭，周而复始。

可惜她太胖……阮利蓓边想边跳下床，套上练功服，把蚊帐撩上去，来不及洗的脏衣服也请上蚊帐顶，什么事都不能妨碍今天的业务汇报。……对，太胖，永远也不会成为我和俞晓的竞争对手。

新歌剧《山是青青海是蓝》一进入作曲和案头工作，全团也随之进入“一等战备”。敲团长家的门，缠着导演要上戏，连分队干部也别想闲着，被迫成为代言人。总之，个个都是小常宝，坚决要求上“战场”！有人提出来，现在各种重大工程都实行招标，凭什么演戏上角色老是头头定？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生活的主角，就能安排戏的主角？戏变主角不变，配角总是站在后排跟着哭，跟着笑，瞎点头，自个儿找戏。这不合理，应该让大伙都当一次王婆，把瓜当众切开，谁业务进步快且又接近角色就让谁上。

团党委觉得这种提法不无道理，便定于今天搞一场业务汇报。让自称是胡晓平、刘秉义二世的演员和有志气争夺首席小提琴之冠的乐手纷纷投标。

阮利蓓洗漱完回来，走廊里已经喊成一片，全在那依依呵呵地拔高音儿吊嗓子，战术上重视对手嘛。谁都怕自己平时又是葱又是蒜的，这次轮不上炆锅。阮利蓓面不改色地回到宿舍，她相信自己青春的歌喉完全可以压倒群芳，问题是……她坐下来开始梳头。俞晓的声音的确不能跟自己一拼，但她的形象，身段，表演却高出自己好几截，闹不好，还不知谁给谁当B角呢！自己可一直是女一号。

都说自己颧骨太高，两颊如同刀劈过似的，缺俩腮帮

乎，笑的时候有点像哭。这使阮利蓓每次面对镜子时都要提醒自己客观一点。现在，她又冲着镜子微笑了一下，实事求是地感到一种蒙娜丽莎般的永恒。可化妆组的同志成天不厌其烦地为她想办法，用垫高鼻子用的特制泥给她捏了两个腮帮子，粘上再一化妆，嘿，天衣无缝，活活一个美人！可惜唱歌一张嘴就掉；于是又换成牙托放在嘴里往外撑，张嘴时还好，不张嘴时，嘴巴里边像塞了块萝卜，连声儿都发不出来了。阮利蓓只好躲着化妆组，成为他们的科研项目实在太痛苦了。

今天一定要唱好。阮利蓓翻着厚厚的歌本，歌剧《卡门》里的这段咏叹调难度真大，都练快一个月了，唱得还不很理想，但不唱这种高难曲子怎么能“中标”？谁也没有俞晓鬼，她汇报唱什么玩艺儿没人知道，昨天问她她还说没想好，还不是保密呗！再说她嗓子皮实。喝酒吃辣椒照唱不误，没有发挥得好不好那一说。今早跑练声房，八成是找人给她伴奏，她总不能干唱吧，倒要听听她唱的是什么密码。

阮利蓓迅速地挟上歌本，准备开路。

“小阮”，苏半半嗲声嗲气地喊了一声，布满鸡蛋清的脸干了以后像纸糊的面具。“你说我去不去参加业务汇报？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我想我反正也不能和你们争女一号，但胖大嫂那个角谁也抢不去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去去也无妨，听听别人的，也好发表意见嘛！”

“不是，我怕……我怕吕健唱砸了，他最近见到我总是心慌意乱的，再说他是唱《我的太阳》，……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阮利蓓都快晕过去了。苏半半的自我感觉永远是那么优秀，谁都知道吕健对她毫无意思，但她却每时每刻担心吕健会为她殉情。她经常苦恼而茫然地对别人说：“我根本不能去男宿舍……”似乎她一去就至少会有三个以上神魂颠倒的男性成为维特——歌德笔下那可怜又可爱的维特。

阮利蓓一时语塞，沉浸在爱河里马上就要窒息的苏半半又接着说：“你听机关的人说了没有，我们团很可能解散……”

“这话听了三年了，总是‘狼来了狼来了……’谁还信呵。”

“可有些痴情的人就特往心里去，你瞧马指挥那样儿。我知道，他担心解散以后我把他甩了，瞧他瘦得……”

阮利蓓的脸色骤变，很不高兴地又从门口返回来，冲着鸡蛋清的恶臭冷冰冰地说：

“你甬瞎琢磨了，脑汁儿整比别人少一勺，简直是思维混乱！”

“真的，我骗你干吗？！”苏半半绝望地摇摇头，显示出一种知音难觅的痛苦，仍旧心事重重：“你哪懂？还有委实，每次写戏肯定要专门为我设计一个角色，他的心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我就一个心，没那么多！有空你去他宿舍门口看看，人家结婚证都挂出来了！”阮利蓓的忍耐已经超过极

眼，夸张地把歌本挟挟紧，砰地关上门，跑了。

苏半半眼泪一出，赶紧刷地抹去，怕把蛋清冲掉。

二 生活里没有合弦

“谁要鱼……”饭堂里弥漫着一股红烧鱼特有的香味，让人的唾液增加分泌。

“我要！”“我要！”好几个盘子同时伸过来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傻子，鱼都不吃。

“脑壳……”

鱼脑壳？哦，也就是鱼头，这湖南兵真是要不得，话说的冒名堂。那几个人脸上都有些黯然，扫兴地撤回盘子。

“我最爱吃鱼头了！”最后是苏半半从容地接受馈赠。

“饭堂做什么你都最爱吃，昨天粉蒸肉也没少吃，还提什么减肥。”阮利蓓没好气地说。

“今天下午又是我的公差，帮舞美队卸木板，力气活儿呵！”半半开始啄鱼头，还一边吧叽嘴，没治，她吃什么都是山珍海味。

“反正你别总让我提醒你少吃就是了，死不悔改，以后再演胖大嫂，得够上吨位的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，你以前对我还是挺宽容的……我知道你今天没唱好，心里有气，可吕健也唱砸了，我肠子都快急断了。本来，他完全可以唱得轻松一些，决不至于滑音的时候跑调，就因为我……我真不该坐在下面……”半半的眼光又

开始多情地虚晃起来。

“他那是活该！昨晚他打羽毛球热得一身臭汗，我叫他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冰水，他忍不住，一连喝了五杯，活该，可我……”

阮利蓓的话头戛然而止，她懊丧地咬住嘴唇凝神窗外。

今天有多倒霉，一大早那个升5，然后苏半半那通莫名其妙的多情，然后跑到练声房，俞晓和马指挥正好合完钢琴伴奏，成双成对地走出来，汇报开始以后呢，又万万没想到俞晓会唱诗剧《江姐》里的唱段“绣红旗”，毫无难度！那陈糠烂芝麻谁想得起来。一直猜她唱《茶花女》里的大咏叹呢。

她唱得轻松，设计了一些形体动作来表现剧情，尤其是唱到“平时刀丛不眨眼，今日里心跳分外急”的时候，她十分注意以情带声，使人听来歌声圆润，字字咬得清晰，富有弹性，既干净又细腻；再加上她轻盈的台步、身段、表演恰到好处地糅在一起，一下子把人抓住，还以为哪儿来的大天才呢！俞晓真有心机，她偏偏选择这么一段好唱的，要点花招，又省劲，又买好！更没想到，大伙要争演《山》剧，这剧正要这种“味儿”的表演。好一个俞晓！

阮利蓓立刻就觉得自己没戏了，半天发木发怔，完全不自信。轮到她上台，旗杆一样地杵在那儿，唱起《卡门》像叫驴，这种洋嗓子歌满不对路，难度又大，累得她一副死乞白赖的样子，口型活像要生蛋的鸡屁股。还好，上高音的时候嗓子没劈，否则别说B角，C角也别想了。

男一号的角逐，吕健唱砸了，区诗平却大爆冷门，唱得非常出色。他成天风里来雨里去地上课，听说声乐老师是中央乐团下来的，怪不得提高得这么快。暗使劲的都成功了！

正不知道怎么烦呢，旁边桌上的马指挥拿筷子打着节奏，冲着饭桌上一大堆谱子，嘴里乒乒有声。

“没劲！”马指挥把谱页一推，接着狼吞虎咽起来，坐在旁边仿佛在数米粒的何六灰着脸，但马指挥毫不理会。

“俞晓的高音能上到小字二组A，你作的什么曲？总在中音区瞎转悠。”

“另外——”在座的《山》剧编剧委实立刻停止咀嚼，含着一口饭补充说，“调子太像《洪湖赤卫队》了，开始的那段混声伴唱神似《洪湖水长又长》，后面的那一大段，唱着唱着就跑到《盼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》里去了……”

“本来就是以两湖的民间曲调为素材嘛！”

“太土，再说也没有广东的南音这么受欢迎，万一能公演，别忘了，这儿可是广东的地盘！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”马指挥和委实说开了对口词，“你和老黎每次合作都是满拧，你上半场一个感觉，他下半场另一个感觉。你瞧他下半场《货郎与小姐》的调子都跑出来了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何六终于毛了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，你们早该让他承包！”

那两个人总算被“鱼刺”卡住了。

作曲家何六？！天才决不可能叫这种名字，长满了茂密

的**高粱花子**。何六的确没摸过音乐学院的门，也不认识“**豆芽菜**”。他从小生长在山区，母亲，外祖母都是当地最出色的歌手，他是听着山歌，哼着山歌长大的。乡下人穿着粗布衣，干起劲来就唱，一切都原始，粗糙，直接了当。根本不懂什么装饰音！大脑皮层沉积着的都是牛呀、鸡呀、哥呀、妹呀的民歌。直到后来，参了军，眼界大开，各种声儿调儿听多了，才开始试着作点曲子，被半懂不懂的首长们看上，调到师、军宣传队。当然也写过“革命战士向太阳”之类的抽筋音乐，但是凭他的民歌底子，写点抒情小调，得到了战士们笑脸。终于因为有些曲子被选入《解放军歌曲》，又调进文工团创作组，搞起专业作曲来。

他作曲被称为海派的，又土，又野，听着好听，听了好记。老黎倒是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高才生，还反复进修多少次，同时又是总政军乐队下来的，格儿高得不可一世。但他作的曲像块搓衣板，无层次地平摊着合弦。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正正规规无可挑剔的合弦紧密联在一起，反而最不合谐，唱起来就像教堂里的唱诗班。有一次参加小合唱的女同胞演唱他作的歌曲，频繁地变换队形以调解曲子的四平八稳，但显然无济于事，所以差点集体自杀，大骂老黎是高分低能儿，应该回北京军乐队“就地闹革命”。

学院派和海派就是4和7，永远也不成为合弦。手持发表作品的何六坚定不移地认为：“大学培养各种人才，其中包括蠢才。”怀揣多种文凭的老黎早已断言：“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，不懂得音乐理论的人只能作曲，但永远不会成为作

画家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歌剧靠的是通俗优美的旋律，这一点接近何六。但配器，全剧调性的安排，人物之间的音乐过渡等等问题，假如老黎不管，就只有马指挥超负荷工作，他是从不过问。把全部音乐部分交给老黎吧，轻松是轻松，但《山》剧中的每个乐句都可能变成圣经。而且老黎总喜欢把自己的专业说得神秘莫测，给他的作品提意见，他可以随便甩出几大段祖师爷的经典，以证明他作的曲子准确无误。对他俩的取舍常常令人进退维谷，但重心总是渐渐移向何六，毕竟好的旋律不是随便谁都能够信口得来的。

“我也没办法，”老半天何六才说，“又来不及去采风……”

“采哪门子风呵……”马指挥立刻抢白何六，“又不是大秧歌，二人转，这是写现代军人爱情故事的，我看你倒是应该多听听时代曲。”

“我的脑袋全乱了！”何六浮躁地胡噜了两下脑袋。

“根本没乱！”委实很肯定地说，“你脑袋里有框框，压根没乱。从今晚开始，你必须跑跑歌厅，酒吧，音乐茶座，去欣赏爵士乐，摇滚乐，霹雳舞乐……要乱，首先是脑子一定要乱！”

“对！曲子要现代的感觉，全新的感觉，毫无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以南音为素材可以考虑。记住俞晓是花腔，高音区要有变化，跨度大点没关系……”

阮利蓓一听“俞晓”二字，更加沮丧地放下勺子，嘴里

的这口饭磨来磨去怎么也咽不下去。业务汇报没唱好就够窝心的了，你听马指挥提俞晓的时候那个亲热劲儿，而自己枕头底下还藏着一根为他精心磨制的可伸缩的指挥棒呢。现实真是出无情无义的悲剧。

一晃，一个人从面前经过走向洗碗池。是俞晓，线条优雅的身段，毫无装饰地扎着一条黑马尾，又是那副面无表情的伤寒病容。台下她是个顶内向，好摆格调的人了，上了台那点激情那点眼泪水儿也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，像苏半半，生活中花枝招展，蝴蝶落到她的花衣服上都分不清真花假花，而且她一招一势都像在作戏，可上了台却木呆呆的，整个一个傻样儿。

团长许光疾步走进饭堂，一定睛，便直奔委实他们桌来了。

“团座，团座，”委实先大惊失色地抢在头里，“我不改了，你饶了我吧！再改这个戏就没模样了……”

许团长是个胖子，短短的黑白相间的小平头使他的脑袋显得更圆了，他肩膀微微有点歪，肚子出来个半球，快走几步就气喘吁吁。

何六一边给许光拉凳子一边说：

“本子都谱曲了，还改呀，你可要顶住！”

“对，顶住！”有不少好事者端着碗跑过来凑趣。

许光喝了两口马指挥打来的汤，这酱油刷锅水让他皱了皱眉；

“顶不住啦！”他说完，五官立刻解散，语调带着哭

腔，“剧本审完了，我刚从文化部回来，首长说这个戏一定要排好，然后给十月份的军区先代会演出。本子嘛，也一定要改。”许团长看了下属们一圈，加重语气说：

“首长提的意见很具体……”

“完了，完了，就怕具体。”委实拍着大腿急得直嚷，“光说几句觉悟还要提高，境界还要加强，主题还要明确，那就好办了！”

的确，每次团里对首长们抽象的意见，都是一字不改，只等终审时对首长说：如何如何按照首长的意图改了多遍，顿时，首长也觉得看这遍与上次差别挺大，指示下来：很好，公演。

然而，对十分具体的意见，大伙便束手无策。

“首长说这个戏里的牛排长，老婆跟别人跑了，牛排长唱来唱去的倒成全了那对什么青梅竹马的情人。可他们乡政府管不管，这是破坏军婚，这样搞法怎么行，老婆都没了，叫我们的战士怎么安心服役……还有那个金指导员，他是个城市兵倒没关系，可你看上谁不行，比方残废的姑娘呵，先进生产者呵，出身不好的姑娘也可以嘛！可他喜欢上一个有夫之妇……你叫我们来参加先代会的同志学什么？就学‘老婆是人家的好’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戏胆，改掉了就全完了！”委实奄奄一息地说。

“委实，这回你的本子又得上山下乡，改造十年！”大伙又开始跟着混说。

“你多余写这出戏，他们说以后部队发老婆……真的，你别笑，发的保险。”

“见他的大头鬼，吃这口破饭真难、真难呵！”

“就是要难！容易？！那共产主义早八辈子就实现了，那你还信仰什么？首长也没事干了。”

“行了，别练嘴皮子功了！”许光站起来，手一比划，像要封住大伙的嘴巴，扭脸对委实说：“能改，你就凑合着改改吧！”

“不能改呢？”

“不能？”许光先一怔，胖脸就笑开了，“为什么不？别人不能，你能……对吧！”

三 忧伤的慢板

楼里很静，静得像架摔坏了的破半导体，任你左摇右晃，甚至砸一拳，踹一脚，它也像块砖头似的。

《山》剧总算开排了，大伙都到排练场造乱去了。

俞晓在宿舍里呆坐了一会儿，感到似乎应该干点什么，便在洗衣服和写信之间选择良久，终于决定这两件事都暂不受理。

她第一次感到无聊，过去那些紧得伸不开的时间一下子成倍地摊在面前。看看布莱希特吧。她从枕边拿起这位戏剧大师的《三分钱歌剧》，在写字台前坐好，翻开业务笔记本，那些密密麻麻，东倒西歪的字儿立刻扑面而来，让人感到极